王文肅奏草 五

5

V
B6ET.61
W15

共十二合二十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八

請建儲解疑疏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謹

奏爲不勝畎畎思

君之切特陳解疑第一義以決

聖斷以寬

聖懷事臣之離

闕廷四月於茲矣每旦焚香北面而祝曰願

吾

皇歡喜進食如臣在閣時也每夜亦焚香北面
而祝曰願吾
皇宴息安枕如臣在閣時也臣之區區以爲身
既在遠不復能報
聖恩惟幸
禁廷無事朝著無譁
皇上之起居安而天下安臣之母子亦安矣乃
近者忽見邸報
皇上以部臣張有德之妄言而至改遲
册立之旨於是三閣臣皆倉皇引疾上不測
聖意而下憂及人言至使閣門晝扃一切章奏
盡煩
皇上手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所辭然竊料
皇上當此心焦煩而不怡體勞瘁而不適亦已
甚矣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之能孝在乎
承懽今臣亦願承
皇上之懽而獨計以爲
聖斷一日不決則群疑一日不解群疑一日不

解則

聖懷一日不寬故臣不揆疏遠僭有解疑之說

焉夫今之議者但知矢口爭言

宗社大計不知大計何嘗不定也蓋先是臣等

嘗奉

面諭矣嘗奉

札傳矣又嘗奉來年辦錢粮次年并行

册立豫教之口宣矣皆鑿鑿有據斷斷無訛

以臣之愚而

御札有言無不行之荅乃小臣猶妄置疑喙其

間宜乎觸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盍亦反而

思之夫

皇上先年明告天下以父子之天性長幼之定

倫當時豈以有德之

册立乃

皇上自言之而自踐之功不歸於有德也又使

皇上惡有德之躁妄則斥之逐之亟舉所未舉

以愧之怒不宜遷於
冊立也乃今有德懼其遲而
冊立果遲反似爲有德作證矣因有德一人
之言而阻千萬人之言又似以有德藉口
矣安得不疑
皇上惡人之疑而反重其疑閣臣方爲人所疑
而復傳
皇上之疑如此則
朝堂之上日紛日擾
皇上終無懽怡之日而滿朝大臣將日起自危
逃責之想臣獨何心顧忍見
主憂而身獨榮衆懼而已獨安否也方今士風
一變囂訛萬端臣等地嫌勢隔於是非毀
譽之際有默不能自理者有徐而待其自
定者若
皇上至尊如天至明如日刻印銷印轉旋出於
俄頃而天下翕然矣又歲當大朝趨此吏
民雲集之時以散除煩惱剖釋疑滯而大

信大喜一日徧天下矣
皇上何憚而久不決哉臣身伏子舍方請長休
分不宜復及
朝事但新奉
聖諭有君臣協和之言竊謂方今協和第一義
在
皇上一念轉移踐已成之言霈發中之命霽既
往之怒塞匹夫之口如此而臣下自無事
之可爭何患不和臣等二三左右之臣藉
口有詞於天下留者心安歸者望慰和何
患不協若
皇上濶畧於滿朝公論而加寵於一臣臣復冒
昧一日之寵榮而甘心於衆責和則和矣
協則未也臣前有辭
朝密疏以仰祝
皇上聖躬日益康豫
聖德日益光明而不敢自以爲名今阻遠
天顏羹墻如見之念休戚一體之懷倍切於往

時若
皇上果許臣爲直亮純臣言出肺腑情無要挾
請
速降特旨舉行
册立大典但採臣忠而不必發臣之奏使四
海之歡聲皆歸
皇上之獨斷以愧小臣之沽名激怒者臣晨昏
稍間藉此一夕安枕極快心之事亦極易
處之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臣不勝畎畝
思
君愛
主之切謹具本附乞身疏中手封
上進以
聞

參論罷官行賄疏

本年閏三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題爲罷閑官員假以建言行賄干進事該臣於本月十七日出閣回至朝房有閑住郎中公一揚驀差家人投書一封附有建言揭帖一通內開送臣白米二百石薏酒四十尊臣一見不勝駭愕不勝憤嘆查得一揚原任管河郎中被參革任臣先年起內

閣進京曾於途中識一面去後一揚論罷有書自辨臣亦姑以數字慰之彼此踪跡不過如此乃一旦攀援爲相知而驀投厚賄既不考臣之生平頗嚴辭受取予之節又不察臣之地位原無黜陟進退之權其愚辱臣至此況意在謀起辭曰建言以壯夫義士剖肝決命之忠而反資乞丐市井搖尾乞憐之計其詐而辱天下士大夫又至此蓋人有入市攫金者舉目見金不見人以一揚之心腸面孔固不知

朝堂爲何地廉恥爲何物矣臣雖鄙也備員政本若但拒絕其人而不發其事則臣心雖無愧而將來不才罷閑之吏慕爲一揚者止拚得朋友一唾面妻妾一相泣何事不可爲何人不可鑽又何朝綱政事之不可亂也爲此從實具

題一面將原書禮帖封送該科收貯以憑查審伏乞

勅下法司先將送書家人追出原禮入官然後
從重議一揚罪庶仕路肅清人心知警臣
不勝皇悚激切之至伏候
勅旨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清正這罷閑官員假托建
言賄求進用好生奸猾無恥公一揚着革去
冠帶爲民彼處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原差家
人法司嚴提究問

謝
遣官督促申請終養疏
本年十二月十六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謹
奏爲恭謝
非常恩注因陳萬分危迫至情以乞餘身以全
毋命事該臣昨於到家之後具疏謝
恩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四方多事閣務孔

般問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朕懸思至意吏部知道欽此隨該臣再疏乞
恩終養奉
聖旨朕體卿將母至情准假暫歸母疾已痊豈
宜留滯且朝廷多事邊鄙未寧家國君親孰
爲緩急這讒邪誣謗朕特旨處分不必煩卿
介意頃已遣官賫勑起卿於家卿未即來前
後差官何以報命當遵召亟發慰朕側席之
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何崇業於十一月十五日賫捧
御札一道到臣里第宣讀
諭輔臣前者給假省親准以三月昨見謝恩本
知卿母稍愈朕甚嘉悅今國祚多艱邊事未
寧朕是以夙夜戒懼宜賴直亮純臣調元贊
政君臣協和可以共成康濟元輔等因被人
言屢屢求去乃今閣務繁重卿啓沃朕躬盡
心報國卿今假限已滿特差官一員賫勑前
去敦趣遵限上緊奉母馳驛來京還着差去

伴送官沿途守護宜勉副朕慕誼竚想之懷
欽哉故諭欽此臣一月之內三奉
溫綸而
差官特勑恩禮更爲隆重臣已於
龍亭香案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訖所有
原降御札除手捧跪讀病母之前隨製櫝尊藏外
竊惟東海波臣南枝烏鳥分已絕春明長
樂之望而
皇上猶軫遺簪棄履之思以時事多艱勉其盡
心報國以
聖懷虛席趣之依限赴京當此之時山川爲臣
震動道路爲臣感泣臣雖病頑頗亦聞古
人不俟駕之義何有蒙
恩異常至此而螻蟻尚當惜命者矧臣壯年應
舉本爲求官晚歲出山亦嘗辭母何有今
日便自託於逸民孝子不復顧
公家之急

社稷之憂者但以臣目前事勢言之歸家雖已
涉秋其實無一刻舒眉安枕之日病母在
牀不但咫尺之步難移匕筯之飲難下呫
危之勢朝不圖夕而加以苦貌苦言傷心
慘骨有非人子所忍視所忍聞者前月初
一日見臣於佛前祈禱期期流涕語臣曰
我將死矣但求死得在汝手祈禱何爲臣
驚泣不敢對繼而聞臣終養疏下則又語
臣曰
聖人旨意云何莫不要汝做官否我昨夜夢見
汝被催前去母子相抱而哭滿房女婢皆
聞吾哭聲汝亦聞否臣又驚泣不敢對嗟
嗟臣之生身復有幾母母之依臣復有幾
日豈有觸目光景如斯而忍下鐵石肺肝
勉強牽曳以馳朔風寒露萬里必危之途
者
聖諭曰家國君親孰爲緩急斯言也嚴於斧鉞
矣顧今內外誠多故同官臣家屏筦事雖

新然臣前知其爲人才敏識畧十倍於臣
器度涵養百倍於臣而
新簡入閣臣志皐臣位又皆天下名德大儒
三臣左謀右斷正不須臣而臣母非臣則
一日無所托命此臣之苦楚不能爲
國謀一矣
聖諭曰卿未即來前後差官何以報命夫使臣
果欺心詐託則差官可以飛奏劾臣今母
病實痼實不可奉之而行則差官亦人子
也見臣朝夕涕泣當爲助哀憫臣拙於言
辭當爲臣代
奏淹速進止豈復關臣此臣之苦楚不能爲
人謀二矣且
皇上謬以直亮褒臣豈不謂言無隱誠事能任
怨然
上既知臣而用其言如近者邊境處分及高桂
饒伸等之錄用則臣之啓沃已畧施行不
必在

左右也而臣抱有耿耿餘忠一息尚存未忘環
草之念則
皇上之知臣用臣又不必在今日也可憐一母
一兒惟此爲急故身病不敢言世嫌不敢
避而直述臣母疾痛不祥之語以仰丐
聖恩須臾活命之恩誠事勢窮之又窮方寸亂
而復亂以至於此但有一毫假託一字文
飾臣甘百口橫分萬刼流墮明神在上實
照臨之伏望
皇上俯鑒血誠追寢
嚴命亟將前後差官
召還使臣得安心終養無再三瀆
聽之擾而臣母亦得安心調理有膏肓再起之
望斯實曠古泰交萬代陰德不獨小臣一
家銜
恩報恩於世世而已臣不勝情極言窘痛苦哀
祈之至
奉

旨自卿給假省親朕寤寐忠賢殊切延佇凡再
三遣使趨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濟
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爲辭即母憚遠
行單車亦可就道尚勉爲朕出一分社稷之
憂不妨再歸省親前次差官准回着後差行
人何崇業宣布朕意敦趣起程勿復稽留有
負遣命吏部知道

辭

召命三疏

萬曆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謹

奏爲

恩深命薄萬死難前瀝血三辭

嚴召以祈

哀免事該臣聞於去年十一月中再疏爲母陳

情乞

恩終養續於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得邸報奉
聖旨自卿給假省親朕寤寐忠賢殊切延佇凡
再三遣使趣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
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爲辭即毋憚
遠行单車亦可就道尚勉爲朕出一分社稷
之憂不妨再歸省親前次差官准回着後差
行人何崇業宣布朕意敦趣起程勿復稽留
有負遣命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自惟自去年
給假歸省之後荏苒三時疏且再
上不惟不能爲
皇上分憂而且以身添
皇上之憂不惟不能任
皇上之事而且煩
皇上爲之處分家事罪已大矣言已煩矣天已
錮臣人已厭臣而臣亦已甘自屏於不祥
永棄之地無餘望矣乃
皇上猶惓惓寤寐思臣
虛席待臣多設更端之詞以致臣預懸再歸

之約以安臣臣之受
知受
眷至此千欺萬欺何忍以七十八歲之母疾病
垂危爲欺千負萬負何忍當今日千載之
遇而負顧臣三復
聖諭詞旨雖嚴然其初不過曰奉母來京後知
其不可而始責之單車就道蓋不惟臣之
計窮而
皇上之爲臣計亦窮矣然猶遷就宛轉庶幾萬
一之能至蓋不惟
皇上爲臣計窮而且爲之諱窮矣夫
聖恩無涯臣命自薄有如冒昧强前使病親爲
臣而殞則窮萬世不可勝諱也敢再昧死
瀝血陳之凡臣母今日一言一喘一步一
蹶皆外證也其最苦在痰氣內壅精神恍
惚不寒而常慄無事而數驚臣一日不在
前則煩懣愁歎而不食此老人十分可憂
之病勢見在醫生盛之楫等診視可問也

又臣母原以思臣致疾今疾轉困而見臣之
朝命轉迫日夜以頭自禱焚香祝天但以早沒
牖下及臣之手爲幸而觸藩狼狽乃甚於
臣矣此老人十分難强之病情臣之近鄰
客戚知臣家事者可問也臣素不接星相
卜筮之人而及聞臣母病中蓋常倉皇問
命於星士李蓬頭據稱目前可保新年難
過今其人或尚在京可問也又嘗令生員
羅懋中爲臣母筮得小過之三爻弗過防
之從或戕之凶今懋中亦見在可問也由
此觀之臣母子乃日日懸膽而居載魄而
守豈有可那足一步轉背一刻分心一事
者又豈有四千里盼鄉不及眼六十歲侍
親不到頭之身肝腸碎於道路顏面靦於
班行而尚可望之啓沃
禁廷計安
宗社者
聖諭謂臣單車亦可就道又謂不妨再歸省親

言至於此使臣四面難逃顧臣乃今日不
知明日之事生離即爲死別之防不能奉
母同行而況能棄母獨行乎一歸既已晚
而再歸尚可待乎千思萬思畢竟無策臣
且泣盡而繼之以血矣見今先差行人王
孝雖蒙
召還而續差行人何崇業方日夜就臣之第奉
明召趨臣然時時察臣之眞情苦語未嘗不爲
之動色流涕但以使事有指不敢爲臣言

耳
皇上何不即召崇業問之乎天下無無母之人
內閣無久虛之位臣之負
恩深而辱命久不敢再望
皇上以恩遣臣但照得
大明會典中京官獨子終養專例比於一命之
庶僚苟延旦夕臣死有餘幸又或
敕下吏部使外廷公議臣之是否眞情應否放
免臣死亦甘心臣不勝理窮勢極氣塞言

蹇至苦至迫之誠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祗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陳請恐非移孝爲忠之道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即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

辭
召命四疏

本年五月初八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四乞
天恩俯憐泣血至誠收還
召命以終一日之養事比臣乞身之疏已至三
上
君父之前偃蹇煩聒至此雖天地鬼神諒其不

得已之心而滿朝士大夫已知其無復出
之理乃於本月初八日接得邸報奉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祇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陳請恐非移孝爲忠之道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即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惟前代體貌輔臣有累
疏乞休五六上而不允者此皆以在朝切
近奏報不出旦夕故臣可亟請君可亟留
若臣去
國三千餘里之外而母病纏綿且至於經年
累月之久一請而不得允再請而不得允
則已是半年光景
皇上之恩勤加寵於臣亦既出理外望外萬萬
矣乃茲言煩而
聽不厭日久而
眷未衰特降
嚴旨必欲致臣臣之感

恩懼譴自不待言而萬苦泣血至誠則有不容
不言者大抵天下之事總逃不過一眞今
臣之所以饒舌不憚煩負
恩不辭罪者恃其眞也然情眞或有可僥倖之
勢勢危或有可遷就之理則臣亦何必行
微志自甘棄人顧以目前喘喘之病毋起
居言語之都廢而強之驅馳長路狼狽苟
全此必不可僥倖之勢也家無別子臣之
一身兼負養生送老之責有如今日絕裾
辭行呼吸安危將以誰任此必不可遷就
之理也蓋先是臣之初歸得
召二三故人有盼臣再出者矣有謂臣當扶母
暫出從容再作商量者矣及是其語皆塞
或反勸臣改稱身病以絕後望臣伏自惟
犬馬身入春以來實患痰喘頭風等證據
主恩如此臣前固言身之髮毛體膚與家之髫
齔兒女所不敢惜豈有舍至危毋命至苦

初情不言而別營脫身之計者又或見邸
報紛紛閣部臺諫諸臣多不當
皇上之意則勸臣乘此決計引避以逭後責不
知臣之累次密疏見在
御前非有異於諸臣之言也而
皇上信臣愈深則安知臣出而
皇上不爲之改容霽色并貰諸臣臣何責之避
也臣心中千事萬事惟母病一事口中千
言萬言惟母病一言
皇上如果欲臣移孝爲忠乎則當先爲臣母計
而後爲臣計先爲臣之報母計而後爲臣
之報
主計若使臣棄母而出則無論一語一淚垂一
步一腸斷萬萬無分心報
主之效而以須臾不能待之母命爲此須臾不
能忍之別離窮古以來未聞有如此人臣
人子又何孝之能移何忠之能盡矣臣又
伏自惟在母實不可無臣在

皇上實不必有臣方今
聖明在上耆俊滿朝同官家屏其才敏識量又
臣所熟知而推服者如
聖諭所言國家多事邊鄙未寧委之二三老成
不患不辦而屬聞家屏偶以忤
旨在告夫家屏之言料亦非有異於臣之言也
而彼此忤合不同臣竊媿之
皇上倘釋然捐其小戇鑒其大忠以任臣者任
家屏則臣之所能爲家屏必優爲之家屏
所不能爲者亦臣所必不能爲也又何苦
舍近思遠懸虛位以待必不能至之具臣
爲哉臣今日情詞兩窮此疏將發病母泣
而告臣吾恨不蚤從汝父地下使汝今日
進退如此之難即此一言至悲至苦臣雖
斧鉞加身豺狼爲類必不忍負之而更出
矣願
皇上勿復望臣亟收
召命早賜長休不惟臣母子之命待此再生而

欽差行人何崇業經年守臣當亦有息肩洗沐
之期不至委
君命於草莽矣臣不勝危窘至極呼
天請命之誠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未
寧資卿忠猷共圖匡濟方今叛賊勾虜勢頗
猖獗卿豈得坐視不顧又聞卿母痊可何不
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何
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謹
奏爲赴
召中途母病增劇昧死再乞
天恩放歸侍養事該臣昨於三月中四疏乞
恩終養我

中途辭

召命疏

本年七月初九日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赴

召中途母病增劇昧死再乞

天恩放歸侍養事該臣昨於三月中四疏乞

恩終養我

皇上爲之留中月餘

聖意叵測臣竊伏而怔怔懼曰何其久也
上得無已厭竟寢不行乎已又竊沾沾喜曰何
其寬也
上得無已憐欲署未忍乎此至五月二十九日
准吏部咨奉
聖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
未寧資卿忠猷共圖匡濟方今叛賊勾虜勢
頗猖獗卿豈得坐視不顧又聞卿母痊可何
不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
何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欽此
臣伏惟
皇上前此雖
屢旨
召臣然獨念臣硜硜鄙行耿耿愚忠以
恩收臣而已及此乃以事責臣而事又值寧夏
兵騷爲臣子枕戈待旦投袂發憤之日臣
之至是敢復言私隨於六月二十九日以
軟輿強扶病母雪涕登舟除延途迎醫視

疾之外且暮不敢逗遛仍冀向前母疾稍
差臣可爲改裝從陸之計乃七月初四日
渡江臣母忽嘔泄舟中勢甚危劇然尚以
偶觸暑氣可從容調理愈也又前至高郵
不食竟日其暮遂痰暈仆地不省人事至
明日始蘇口吃不能成語猶以歸骨故鄉
爲囑臣遑急無計只得忍淚應承暫遣臣
妻子護送還家而臣單身待
命舟次當此之時臣眞腸如寸結背若負芒何
暇復他顧矣臣見近日司道有以病告督
臣有以憂告者皆被
嚴旨切責豈不亦動心悚懼但棄身易棄母難
棄死母難棄病母尤難而
皇上止急於見臣因逆謂臣母痊可不信臣言
夫臣母身見在行非有重門曲室可以掩
蔽耳目者一路喘息之狀與羣醫雜視之
口豈可欺也若臣自營脫身而忍以垂危
不祥之言強加臣母又忍以欺

皇上至尊至親之大父母則身且爲夷虜異類
而尚何能謀賊矣即今
皇上所憂在西事而以臣局外觀之彼烏合叛
衆死守一城餌虜之財與格戰之技必將
自盡而見在二三邊吏亦或自能辦此顧
皇上委任責成何如耳大抵用兵閫外之事但
當寬假便宜嚴核功罪而廟堂不必盡握
處分之權亦不必盡露張皇之迹不必驟
以小勝輕敵亦不必驟以小敗疑人多設
方畧不如少分事任遠行招募不如近固
根本蓋臣芻蕘所慮獨恐濫觴末流之勢
朝廷一面防虜又一面防倭一面防軍又一
面防民征徭不休旋生得失此則望
皇上留神宵旰日召二三大臣謀之而不在此
瑣瑣釜魚旦夕之命也臣居常謂人臣量
力進退斷無兩岐每見諸臣以中途乞休
爲故事臣心竊非之而不幸迹與之類望
皇上勿以故事疑臣以故事留臣若臣尚有分

毫可勉强則此籌邊數語必當
面陛口陳不至匆匆如此伏冀
皇上哀而放之使臣得侍藥毋前了此寸草一
念將來或尚能鼓舞精神畢陳餘慮以仰
廟謨之萬一不可知也臣無任激切哀祈之
至
奉
旨卿聞召命載毋同行朕深嘉悅何至中途又
有此奏東西寇賊鴟張正藉訏謨指授卿可
單車就道爲國籌邊以副朕懷卿毋差人迎
養亦便吏部知道
具官臣王謹
奏爲陳情未報母病轉急冒瀆危誠以祈
哀察事該臣昨於七月初九日赴
召行至高郵以母病不能前進一面懇疏終養
一面送母先歸比時蓋緣臣母既以歸骨

中途再辭

召命疏

本年九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陳情未報母病轉急再瀝危誠以祈

哀察事該臣昨於七月初九日赴

召行至高郵以母病不能前進一面懇疏終養

一面送母先歸比時蓋緣臣母既以歸骨

爲託而高郵醫官朱瑚又力勸其早決歸

計以就故鄉水土可保無虞旣以語臣又
私對管河郎中黃曰謹言之此臣之所以
忍割須臾勉留待
命而庶幾於
君親之兩全也不意本月二十一日接得家信
內稱臣母嘔泄變痢一夜至八十八行更
發壯熱勺飲不下而其日正值臣之生辰
家中不能少待信宿則其危急可知時行
人何崇業方在臣所見其驚惶痛哭之狀

亦爲臣動色流涕聽其急駕小舟潛歸省
視而以十日爲期相見於舊館臣當於其
夜二更首途疾馳三日三夜而抵家拜母
床下母泣而撫之曰我已自分永訣不圖
今生今日再得相見也臣一聞此言心腸
糜碎必不忍再試險途以母僥倖矣然尚
幸隔江道近且
奏報之期不遠旋於八月初二日復馳詣高
郵待

命以就崇業之約以實疏中之言至則席未及
煖而母痢後發痞之報又聞矣天之困臣
使臣母偏狼狽於此時臣轉眼旬日之間
既奉母行又送母歸既孑身以待
君父之命又潛身以狥私家之急又不敢寧居
而匆匆赴彼候
旨
皇上試又以此揣臣之情其至眞至切可知也
誰無父母寡之實難然或倚閭無恙尚可
割裾以從軍或絕望終天尚可奪情而奔
命抑或山川修阻聞見未眞尚可諉湯藥
於他人付存亡於天數乃若阽危形狀近
在目前綿惙氣息尚有生望人非豺虎誰
能一旦恝然
皇上試又以此量臣之勢其獨難獨苦又可知
也計今疏已久
上臣自當拱聽
俞音不必再有煩瀆但臣前疏所陳尚未及母

歸以後事誠恐言語不一蹤跡掣肘上以
干
雷霆斧鉞之誅而下不勝朝暮風火之慮不得
不再倉皇拜表訴明心事以終前疏待
命之本情然後束身子舍退甘放譴以了一生
將母之初念伏惟
聖仁哀而察之容待母病差平再圖御結臣不
勝蹐天蹐地皇遽祈仰之誠
奉
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亮但東西倭
寇交作朕日夜焦勞懷憂亦豈能坐視千里
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眷
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因言再辭
召命疏
本年十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因
寵招言理當待罪懇乞
聖明察初情採流議亟行選代以濟時艱事該
臣昨於高郵候
旨聞母瘧痢危急再疏懇陳奉

聖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量但東西
倭寇交作朕日夜焦勞懷憂亦豈能坐視千
里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
眷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緣臣家
鄉僻左
前旨聞以九月初二日下而接邸報乃在二十
三日臣聞
命倉皇言語俱塞幸而臣母舊疾雖痼新疾少
瘥因連夜辦裝覓船爲東前星馳詣
闕之計乃於本月二十九日又接邸報有工
部都水司主事樂元聲論臣奉
聖旨元輔國家重臣多事之時正擬召用以資
匡濟樂元聲輕浮小臣輒敢妄議姑不究該
衙門知道欽此隨又該同官臣位有疏請
旨催臣奉
聖旨覽奏知卿同心輔政朕甚嘉悅元輔可着
吏部說與原差行人催趣速行赴任欽此臣
本草茅久甘廢隱間嘗自評其才與羈守

已有餘用世必不足處常有餘濟變必不
足但以遭遇
主知非常特達至此故向來雖經屢疏避賢旋
蒙
皇上勉留不敢固執惟是七十八歲病母頻年
狼狽危急之狀與臣節次哀啼駭汗小舟
微服晝夜狂走之情天知地知人知鬼知
以此只得饒舌贅陳久稽
嚴旨臣眞有罪臣眞惶恐然而所恃以信於
皇上者情之眞也乃元聲復并其情而疑之據
其所述人言求多於臣者有三一言以蔽
之不過爲臣詐託觀望苟圖自全而已夫
臣前疏不云乎千欺萬欺何恐以疾痛不
祥之言爲欺千負萬負何忍以千載一時
之遇而負斯言也臣中夜捫心眞無愧怍
舉朝之臣誰無父母誰無本心縱或有風
聞見疑者而其信臣必多不至如元聲之
言也第謂臣身非完辟才難定亂則臣委

果寡過未能不學無術元聲知臣勝於臣
之自知特以連年方在觸藩苦楚未暇營
匿瑕蓋短之計茲得元聲拈出長臣意智
臣重當俯首謝之顧惟匿瑕蓋短人臣若
用之以貪怙寵榮阻妨賢路則罪誠當萬
死若自知其身之有瑕而避位以讓人之
瑜自知其才之實短而避位以屬人之長
有臣如此即使果係詐託猶不失爲
聖時知難知止不敢誤
國之臣而況臣之眞不詐眞不託也由前而
言可以恕臣由後而言可以哀臣乃元聲
故設疑以責備臣蓋實欲借此廣
主上之心急公家之難以助成臣推賢讓能之
美而不圖
明旨之尚未決同官之要有請也臣身爲大臣
自當明白出處不爲一人勸阻第自念久
懷疾痛呼
天之誠而時又值緊急用人之際嘵嘵自陳旣

不能獲遂則正幸他人爲之代陳用敢再
瀝初情并藉口流議以請伏望
皇上曠然明斷將臣與元聲之疏並賜參詳亟
行放免別選完德全才之士令其鎮安朝
野弘濟艱難其於
聖治必非小補臣謹杜門藉藁以待奉
詔稽遲之罪爲此激切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念一時
國事多艱政本關係爲重幸母疾既已痊安
辦裝詣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
雖寧東倭未靖卿宜即時同行以副朕眷懷
之意毋得遲延吏部知道

在途聞言待
命疏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赴
召在途聞言慚悚懇乞
聖慈俯察愚誠
曲賜矜全事臣於新年正月初四日同行人何
崇業行至德州私喜望見

天顏已在咫尺會接邸報該大學士趙　等題
請
皇上發下科臣林材論臣之疏降
諭促臣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緣林材疏既未發抄不知所
言何事然料度不過兩端或責臣君臣之
大義則臣奔
命實遲委難辭責或憐臣母子之至情則臣初
誠不遂正爾自憐總之皆臣所樂受可以
忘言而
皇上亦不必爲臣諱也惟是大臣之體既聞人
言自不敢冒昧前進謹備陳始終心事而
皇上試垂察焉伏念臣自萬曆十九年六月內
以母病乞歸蒙
恩賜臣還里尋於本年九月內特奉
手勅差行人何崇業催臣入閣因母病難離屢
疏陳情未蒙

俞允且荷
溫綸數四臣處兩難之地碎心裂腸逾年於茲
近復因言自陳奉
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一時國事
多艱政本關係爲重幸母病既痊安辦裝詣
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雖寧東
倭未靖卿宜即時奉母同行以副眷懷之意
毋得遲延吏部知道欽此臣感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奮激圖報義不能再以私
情陳瀆而臣母入冬以來亦自瘧痢稍差
敎臣入
朝致身報
主臣遂將母同行比至舟中又慮北河凍阻愈
稽
嚴召只得令臣妻侍母在舟而臣自單騎趕旱
先行此臣屑屑往來之狀憧憧俯仰之懷
進恐負
國退又不敢言私迹既違心詞復不能達意

所以每聞人言輒爲之愧屈而惟恐不得
藉口引決者再念臣本以孤介樸忠受知
明主及在位諸臣亦多所體亮然而淺忠狹量
忤物不少比方思灑濯肝肺宣布公誠與
大小臣僚共贊
聖明無疆之治而臣精已衰量已溢矣誠恐任
使不効罪過轉深將來有不止如科臣今
日見規者伏望
皇上察臣危苦之衷
鑒臣薄劣之素仍念臣衝冒風雪水陸三千
里馳赴
神京可表其非有偷安違
命之情而特使有故而去國得以全臣晚節遂
臣初心臣愚幸甚臣又惟
皇上不發科臣疏意若止爲臣諱關係尤小若
別有觸忤恐臣疑阻待其至而處分則臣
寧伏死道途不敢奉
詔盖先是饒伸論臣臣聞

上怒急具連名獨名兩揭救解此時尚在
御前祇以
天聽難回處分太重故迄今論者尚以伸之杖
斥歸罪於臣臣業已甘心爲
君父任謗則
皇上今日亦望爲小臣明心不惟林材之疏不
當以爲忤雖饒伸亦當貰其前忤而用之
臣愚又益幸甚臣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初十日奉

旨覽奏知卿趨命還朝朕心喜悅此行具見卿
忠孝大義人言誣詆顯是阻撓姑且不究卿
亦不必以此介意宜亟趨入朝佐理國事毋
得遲延吏部知道

具官臣王謹

奏爲積荷
非常恩眷恭陳謝悃事該臣前在籍侍母時蒙
皇上累旨旌臣

赴

召入閣謝

恩疏

本年正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積荷

非常恩眷恭陳謝悃事該臣前在籍侍母時蒙

皇上累青趣臣

虛席待臣又近於新歲聞言自陳續奉

溫旨令其亟趨入朝佐理國事臣仰見
皇上以赤心信臣雖百口不爲動以大義勉臣
雖十疏不得辭當即星馳赴
闕以十五日詣
午門見朝今早謝
恩本日偶遇
免朝臣不敢仰恃
恩私獨求引見所有區區感
知積悃戀
闕私誠則又不敢自同庶官默無一言以謝
蓋臣伏惟從來大臣有日侍左右以秩承
恩者矣未有去
國逾年辭章八
上在遠而彌親求退而反進者也有當事在先
以老起廢者矣未有班在第三秩不滿再
考而一旦即家
召起驟躐首揆者也亦有持祿養交以脂韋遇
合者矣未有硜硜負俗之行戇戇摩

主之言而顧以此受
鑒賞博去思者也又有名高望重以衆論推轂
者矣未有志行不孚毀言時至未信于友
而先獲乎
上者也臣么麿一介何意乃兼此而有之眞恩
並於高天厚地而榮逾於三聘九遷木石
雖頑能無感動乃茲遄驅道路再領班行
仰
丹闕以魂驚望白雲而涕隕臣之心事總不
敢言但恐一身不能酬
萬恩小勤不足以補大負
皇上倘始終愛臣而欲全之更望
多簡時賢共叅密務而不必以聰明專寄之臣
則臣庶乎可以寡過耳臣不勝肺腑銜結
咫尺瞻戀之誠

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
慌茲復陳謝着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

麒麟胸背一襲用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吏
部知道

謝
賜銀幣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欽荷
殊恩感激陳謝事臣今日謝
恩疏下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
悅茲復陳謝着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麒麟曾背一襲用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禮
部知道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恭捧到臣私
寓臣焚香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碌碌凡材
硜硜小器六年伴食曾無分寸之功累疏
陳情且積丘山之負仰荷
皇上孝以類錫
仁不遐遺既寬其經年後至之誅仍待以首輔
久虛之席致招嫌忌彌益慚惶茲者雖幸
强攝精神旋供任使然
國門初入尚有靦於班行
天表未瞻祗自虞於隕越不圖再噓之燼更枉
三錫之恩累鎰精鏐重分珍於
內帑盈筐盛幣紛絢采於
天機以至麒麟服色之奇更出文武品流之上
崢嶸頭角夙儲象緯之精彷彿山龍仰借
風雲之色斯蓋由
聖仁求舊履雖敝而未遺致使臣羈旅如歸服
不衷而無患睠茲遭際豈惜捐糜晨昏烏

烏之情誓將携之造
膝芹曝野人之獻期少效於沃心臣無任激
切感戴惶恐隕越之至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京察自陳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遵例自陳乞
罷以清政本事今年復當京官考察之期先
該吏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令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自
上裁臣之不肖辱居輔臣之首雖赴
召未及浹旬顧今所考者六年之事也六年之

中臣未領事而
皇上業已言聽諫行隱然腹心視之安危倚之
矣謂天災民困可以伴食而不聞西賊東
倭可以去後而辭責否乎此臣已往之負
雖業爲
聖主所寬而必不敢自恕者也比臣在籍被
召入上辭章
皇上不以跡遠見疏不以人言惑聽爲之虛首
輔之席頃皇華之轡冉冉逾年而茲復
手裁溫綍
賜賚洊加可不謂
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乎非常之
恩常人所豔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乃臣顧
自惟驚愁未定之精神何以主張乎
國論草野久疎之蹤跡何以練習乎
朝章望輕而居百僚之上則表儀鎮服之難
識淺而當多事之時則調燮轉旋之難此
臣將來之負雖未爲物論所及而終不敢

自保者也盖臣譬升勺小器當其因人碌
碌之時器已滿而溢矣今任愈專責愈重
而時愈難爲顧可望其受釜槩而支鼎足
乎仰惟
皇上益惟不棄之仁葑菲兼收之量前已效於
臣矣及茲舉行察典乃不論恩舊而論功
實不主寛容而主澄汰朝陟暮黜正不相
妨故臣願以不肖之身早避賢者之路謹
引例自陳以聽
罷免庶法行自貴政先端本而羣工百執事
爭淬礪以向下風矣臣無任皇恐待
命之至

本月十五日得

旨卿輔弼首臣清忠端亮立朝大節朕所孚信
方以國家重務付卿統理宜益盡心匡賛以
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書有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外